

h 小調

變奏曲



嚴詞正義不足道·嘻笑戲謔是文章

·長言谷·

打從大一國文作文得了個「C」以後，老夫就決定從此「封筆收桿」，再也不寫他媽的嘮什子文章了。不想「時空」編輯不知從那兒打聽得這個秘密（只記得在舞會時對一個女孩子蓋過一次），竟然跑來要給老夫一個「雪恥」的機會（上帝知道他是安的黃鼠狼的什麼好心，只不過是騙不到稿件，要奶亂認娘罷）

了)。我內心雖有一萬個不願意，但一想到上次吃火鍋，三杯下肚，一時糊塗，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（其實也沒什麼）落人把柄，再看看他那付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就知道老夫這次是「火鍋裏翻了船」，被 Blackmail 定了。好吧。

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 Said 弗洛伊德。

「唉！」

你知道天下最難忍的是什麼事嗎？不知道？嗯，我來告訴你，那就是聽由清華回來的那幾個該死的幸運的傢伙蓋他們「殺」下去看電影的事。「嗯，沒什麼。」Said you。真的沒什麼嗎？「新的時代」老夫只看了一小時又十分鐘，人家却看了一小時四十分鐘，你還說沒什麼嗎？

上個月，老夫和老夫一個酒肉朋友一起去看『怪戀』（英名：The sister），出來後兩人默默無語，老夫實在羞於啓齒承認看不懂，最後他大概看出老夫滿臉茫然，就說話了：「看不懂是不是？我也只看懂最前面的武俠預告片而已。不過沒關係，你文筆還不錯，寫封信到清華套套那些上帝的選民的口氣，也許能知道一點線索。」

「唉！」

「今天早上我和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同車。」

註：「車」讀如「傳」。

輕功有兩種，一種用來跳高，一種用來賽跑

至於跑千二的那種，練到最上乘的叫做「縮地術」，亦即愛因斯坦所謂的 Lorentz contraction（如果大一的小弟弟小妹妹不懂，可參閱目下坊間賣的「相對論入門」，不過不要走錯門就是了）。這種功夫練成的話，是很有面子的，因為雖然你跑得氣喘如牛，但在別人看來，你的一小步却是全人類的一大步哩。

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家是相當自負的，他們當時認為物理王國是晴空萬里，雖然遠處的天邊有幾塊烏雲，但馬上會雲消霧散的。

沒想到那幾片烏雲居然帶來了一場傾盆大雨，也就在那雷雨交加的晚上，「相對論」與「量子論」相繼問世，把物理界搞得天翻地覆，至今還爲這兩個來歷不明的傢伙傷腦筋，不曉得他們的母親是誰。

我說散系成立數十年來，沒出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偉大物理學家，其原因當是風水不好，後來我問過老夫那位酒肉朋友看可有啥法子補救，最後在兩碗炒米粉，一碗餛飩湯，兩杯「金門白開水」（真的，那小子喝起來就像喝白開水一般），半包長壽抽完後，說話了：

「只要在你們貴館大門入口處擺上兩隻石獅子，再懸一面照妖鏡，保準萬事順利。」

說完抹抹嘴吧，脚踩醉八仙步拍拍屁股走掉了。

第二天來我家串門子，一進門就窮吼：

「有了，有了。」

「有個什麼鳥？」

「問聯啊，dummy，有了石獅子，怎能沒付門聯呢？所以我昨天夜裏沒看臺語連續劇，就爲的給貴系寫付對子。放心，是免費的。」

說完，遞過來一張白紙，上面鬼畫符地塗鴉着：

四大皆空

如來萬相皆真景

菩提一根終非樹

一邊還在旁嘮叨着：

「You see，上聯射的古典力學，下聯射的量子力學，至於橫批『四大皆空』嘛xyz，也。」「怎樣，天才之作吧？」「如果你們老闆不中意，我這兒還有一付候補的，來來來……」

羣閒畢集

十載寒窗難入室

我佛只渡有緣人

說真的，老夫比較喜歡第二付，尤其是橫批，嘿嘿……該貼到系圖書室……

老夫本來以為天下最笨的要數「無毛猿」了，連簡單的報數都報不清，老是要重報好幾次才成，那曉得那天到電學實驗室却遇到了一個更愚的傢伙——老夫的頂頭上司趙大爺的 Scalar。你道怎的，他那寶貝玩意兒的第四個 big-table 老是和第三個報同樣的數，重報還是一樣。

老夫越來越懷疑上帝就是電子了。地球好比原子核，迹近圓形對稱（不圓是因其 Spin 之關係），上帝就是那個「無所不在」的電子。無所不在是無所

不在，但你要找祂的話却只有幾個地方「或然率」最大，那就是只有星期日才擠滿人的「教堂」，至於軌道能階的高低排列，則是依教堂建築的大小而定，愈大愈低。上帝也有一個反粒子，就是那個叫做「傻蛋」的傢伙……所以現在只要我們能證明上帝帶負電，一切不就解決了嗎？諸君其勉之。

聽說握着女孩子的手聽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，別有一番滋味。

下面這則笑話，老夫被人蓋過好幾次。

有個傢伙（忘了他叫什麼了，反正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）到阿拉斯加去旅行。有一天，天氣不錯，閒着沒事幹，就玩起「飛來去」來了。這一來，吸引了一大堆愛斯基摩人，每個都瞧得目瞪口呆。經過一次宗族會議後，有個長老模樣的人走出來，問他是否能把那「飛去又會飛回來」的玩意兒教他們。那位仁兄眨了眨眼皮說道：「可以是可以，不過得有個條件。」「有個條件？」「是的，將來如果有什麼人類學家到這兒，問起來的話，別告訴他有人教你們，知道嗎？」

老夫天生八字不好，十五年讀書生涯，竟先後和兩位狀元同窗，每次考完試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找着他們倆，先看看他們的氣色再說。如果神采飛揚，那表示寡婦死了兒子——沒指望了；如果沉默不語，那表示還有一線生機，不過還是不放心，還要拿話套套他們，否則晚上還是睡不着。

那天「小豬」提議說，應該把那些天才兒童另編一班，老夫聽後，對其天才大加讚揚了一番。如果老闆覺得這方法行不通，可以試試看把我們這些低能兒童另編一班也是可以的啦。

我說汪××這孩子實在有詐。

大夥兒正餓鬼般地盯着那由籃框彈起的大西瓜，一個個躍躍欲試的時候，突聽得他大吼一聲：「王×玉！」

幾個阿呆，居然忘了正事不辦，連呼「在那裏？在那裏？」那曉得皮球已到了人家手中。有病，有病。（完）